

3

世界历史 必读知识

全 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SHIJIELISHI
BIDUZHISHIQUANSHU

人类文明如尼罗河源远流长
世界历史似爱琴海海纳百川

人类文明如尼罗河源远流长
世界历史似爱琴海海纳百川





全

○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



书

人类文明如尼罗河源远流长
世界历史似爱琴海纳百川

人类文明如尼罗河源远流长·世界历史似爱琴海纳百川·人类文明如尼罗河源远流长·世界历史似爱琴海纳百川

ISBN 978-7-104-02608-2



9 787104 026082 >

定价：808.00元(全二十八册)



K10
21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主编

(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08-2

I. 世… II. 蔡…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6 号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47

字 数: 33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08-2

定 价: 808.00 元 (全 28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世界上古史

- 黑劳士制度 (323)
- 雅典强盛之路的梭伦改革 (326)
- 庇西特拉图及其僭主政治 (331)
- 克里斯梯尼改革 (334)
- 波斯帝国的西进扩张 (336)
- 波斯入侵巴尔干希腊 (339)
- 提洛同盟 (347)
- 波斯初征和马拉松战役 (349)
- 希腊军温泉关血战 (353)
- 萨拉米海战 (356)
- 布拉底之战 (358)
- 马拉松长跑的由来 (360)
- 西西里远征 (364)
- 雅典的野心 (364)
- 捣毁神像事件 (366)
- 围困叙拉古 (368)
- 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 (370)

- 科林斯会战 (373)
- 希腊内部矛盾与波斯的介入 (374)
- 从彼奥提到科林斯会战 (375)
- 第一次萨莫奈战争 (380)
- 第二次萨莫奈战争 (381)
- 第三次萨莫奈战争 (384)
- 古希腊神话 (387)
- 希腊古典艺术 (390)
- 米利都学派 (392)
- “数”的哲学 (394)
- “地心说”与早期“日心说” (397)
- 马其顿王国的兴起 (400)
-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403)
-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407)
-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411)
- 腓力向希腊的扩张战争 (416)
- 希腊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斗争 (423)
- 本都王国的新国王 (426)
-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428)
- 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431)
-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432)
- 亚历山大 (434)
- 亚历山大远征格拉尼库河 (439)
- 伊苏城会战和埃及的归降 (443)
- 高加米拉决战 (446)

斯皮泰阁的反亚斗争	(449)
自上而下的斯巴达社会改革	(453)
叙拉古的民主和霸权	(457)
叙拉古霸国的衰落	(459)
保加利亚的史前文明	(462)
卡里亚古国及摩索洛斯陵墓	(466)
最早发现美洲的人	(473)
绚丽的玛雅文化	(480)

黑劳士制度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后,凡是在埃伊拉山和美塞尼亚其他地区被俘的美塞尼亚人都被斯巴达人当作为黑劳士。至此,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比较广泛和巩固地建立起黑劳士制度,黑劳士制度也成了影响到斯巴达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根本因素。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黑劳士制度成为斯巴达国家的最根本的剥削制度。在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以前,斯巴达的公民也有私有奴隶,并用这些奴隶放牧或从事家内劳动。美塞尼亚被征服后,黑劳士人数空前增多,而且他们随同分与斯巴达公民的各块份地而受份地持有者剥削。大量的黑劳士的存在抑制或排斥了其他类型奴隶的存在。在公元前6至5世纪斯巴达奴隶制的盛世,我们很少看到其他类型的奴隶,当然也难说这些奴隶在斯巴达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多大作用了。

第二,斯巴达人完全成为依靠剥削黑劳士劳动生活的寄生阶级。在美塞尼亚征服以前,斯巴达人也还不是完全不事生产的寄生者。征服美塞尼亚以后,每户斯巴达公民都分得了份地,份地上的黑劳士每年必须向他们缴纳八十二麦斗大麦以及一定数量的油和酒。这样就使他们有了过寄生生活的可能性。斯巴达人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大概是从两度长期的美塞尼亚战争中开始的。那时候,他们长期在外当兵作战,自然地脱离了生产劳动。等到征服美塞尼亚以后,他们不仅有了足够剥削的黑劳士

而可以脱离生产劳动,而且斯巴达国家面对这样多的反抗性很强的黑劳士,也不允许公民们再经营任何生产了。斯巴达国家要求斯巴达人从小就受严格的体育和军事的训练,成年后始终生活在军营中,除了行军作战就是准备作战,直到60岁为止。斯巴达人的经济生活依赖在黑劳士制度上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被束缚在这种制度上了。

第三,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的尖锐矛盾成为最根本的社会阶级矛盾。斯巴达国家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斗争曾经相当尖锐和严重。就是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以后和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内部也还发生过关于重分土地的纷争或要求。征服美塞尼亚大片肥美土地以后,斯巴达公民普遍得到份地,于是内部的矛盾缓解了。同时,共同对付大量的黑劳士成了他们的共同的要求。黑劳士的人数远远超过斯巴达人的数量,而且他们散居在农村里,周边左右都是有共同经历和处境的苦难的伙伴,不像其他类型的奴隶来自不同的地方或民族,分散在奴隶主的家庭或作坊里,直接受到奴隶主或其监工的监督。斯巴达人知道自己的脚下是一个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于是使出一切可能使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控制和镇压。他们迫使黑劳士穿着标志卑贱的衣服,不许黑劳士有任何独立人格的表现。据说,不论黑劳士有错无错,每年都要挨一次鞭打,为的是让他们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经常把青年组成小队,派到农村中去,让他们在白天看到哪些黑劳士是杰出的或可疑的,到晚上就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把这些无辜者杀死。斯巴达国家甚至有这样的制度: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举行向黑劳士“宣战”的仪式。当时的人们认为,在战争状态中

杀人流血,在宗教上是没有过失的。所以,这种宣战就是作好随时屠杀黑劳士的准备。因此,这种看来像是“仪式”的行为,倒是鲜明而又如实地反映了斯巴达人与黑劳士之间的阶级的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也可以说是美塞尼亚战争在平时的继续。

当然,这种紧张的阶级关系犹如一座高压的汽油库,只要遇到任何一点偶然的火星都会爆发出熊熊的战争火焰来的。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斯巴达城中墙倒屋塌情况很严重,人员伤亡不少(传说死了两万多人,大概有所夸大)。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的黑劳士了解到这种情况,迅速互相联系并组成了起义的队伍。起义者冲到斯巴达城,想一举占领这个城市。可是他们发现斯巴达人已有准备。原来斯巴达国王一发现地震,就马上全副武装从城市中走出来,并且召唤其他公民也像他一样走出来。接着他就把这些地震后的幸存者组成一支军队,准备对付黑劳士的起义。起义者见到这样情况就没强攻斯巴达城,而在美塞尼亚建立基地,不断从这里出兵进击拉哥尼亚。斯巴达人赶紧要求盟邦出兵援助,还请雅典出了援军(后来他们怀疑雅典并辞退了它出的援军)。斯巴达人和盟邦援军一同进攻起义者,并进而围攻起义者所据守的伊托麦山,但是也长期攻打不下来。双方不停地打击对方,可是不能有决定性的胜负。这样相持了十年之久。最后,斯巴达人不得不同意伊托麦山的起义者作为自由人撤出美塞尼亚。其余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的黑劳士重新沦落成奴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这次战争虽然以黑劳士的失败告终,但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对奴隶主阶级打击之重,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奴隶起义中是首屈一指的。它以爆发战争的形式表露出斯巴达人和

黑劳士之间的阶级对抗程度。

还有个别古代希腊史家说到第四次美塞尼亚战争,但是没有记载具体内容,也不知具体所指。不过我们知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曾有美塞尼亚的黑劳士乘机起来反对斯巴达人。所以,如果把小规模反抗斗争也算进来,那末美塞尼亚战争的确是三次。

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斯巴达城邦逐渐由盛而衰。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在忒拜人的支持下获得独立。黑劳士制度由此也日趋衰落。

雅典强盛之路的梭伦改革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在希波战争后国力空前强大,其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区域,成为全希腊最富庶的强国。这是同梭伦的改革分不开的。

梭伦(约公元前630~前560年)是贵族埃克塞凯斯提德斯的儿子。年轻时家境不富,他便出外经商,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移民城市,经历过许多风险坎坷。他很喜欢学习,同希腊各地的学者们广交朋友。丰富的学识是梭伦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的重要因素。

梭伦生活在雅典社会孕育巨变的时代。雅典在公元前7世纪还只是希腊的一个穷国,但雅典的工商业奴隶主也在逐渐地成长起来,私有制度,商品经济不断冲击整个社会。这时,雅典国家刚刚产生,部落组织的残余依然存在。氏族贵族成为奴隶

主统治阶级。他们仗着传统势力,占有大量田地,垄断国家官职,顽固维护旧传统,妨碍雅典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贵族以经营地产为业,与小农争夺土地。很多小农无力偿还贵族的欠债,他们的田地插上债碑。他们被迫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债主,成为所谓的“六一汉”。没有土地的债务人或不能满足债主勒索的“六一汉”,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往往被债主卖为奴隶抵债。小农的处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雅典的旧制度、旧法律却保护氏族贵族的利益,平民百姓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遭受奴役的人民心怀怒火,起来反抗。贵族面对骚乱也惶惶不安。公元前 594 年,雅典人推举梭伦为执政官,授予他最高权力,请他作为“调解人”来消除严重的社会危机。

穷人们认为梭伦虽是贵族,但诚实公正,同情穷人,谴责富人,他曾说:“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梭伦拼命鼓吹“平等”,指出平等不会产生战争,因而受到贫富双方的欢迎。

梭伦看到了社会弊病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决心实行改革,把雅典从内战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首先,梭伦颁布《解负令》。他下令拔除债碑,废除与人身抵押有关的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禁止以人身作为债务抵押,从而永远废止了债奴制。因债务被卖到国外的雅典人也被陆续赎回。梭伦带头放弃了别人欠他父亲的一大笔钱,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他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以便限制贵族覬覦小农土地的无限贪欲。梭伦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办法来发展农牧生产和奖励工商业,振兴雅典。例如规定:奖励植树造林、开凿水井;打死 1 只危害家畜的大狼,可得钱 5 德拉克马(1 德拉

克马可买羊 1 只);如果做父亲的没有教会儿子一门谋生手艺,就不得强迫儿子赡养他;外来移民中的熟练工匠可优先得到雅典公民权等。梭伦又以流行较广的优卑亚币制代替了原来的埃基那币制。为鼓励雅典人的国家荣誉感,他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可得奖金 500 德拉克马。《解负令》和这些措施都得到了雅典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的支持。

梭伦着手改革雅典的政治制度。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诗中说明了他的政治主张:“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又豪富的人,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着优势。”

在梭伦改革以前,雅典人中有贵族、农夫和手工业者三种人。为了按地产收入多寡承担不同军事义务,他们又分为五百斗级(收入 500 斗)、骑士级(收入 300 斗)和双牛级(收入 200 斗)三个等级。双牛级以下的贫民无力负担军役,其中很多人没有氏族土地,因而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丧失了基本的政治权利。执政官等高级官职只有贵族才能担任,执掌大权的是显要贵族组成的议事会。梭伦改革终止了贵族独霸政坛的局面。他将雅典公民按收入大小分别归入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收入低于双牛级的人归入新设立的日佣级。第一、二等级的成员出任执政官,第三等级但任低级官职,日佣级虽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负责提供轻装步兵和水手,也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从而使大会成为全体公民的会议,划清了同氏族大会的界线。新的公民大会选举各级官员,从指定的 40 人中选出执政官。梭伦设立

400人会议,由雅典4个部落各出100人组成,它分掌了贵族议事会的一部分权力。

有人曾经问梭伦,住在哪一个国家最好?他回答说:要住在这样的国家里,那里未曾受害的人也和受害人一样,都尽力惩罚罪犯。根据这样的思想,梭伦建立了雅典的陪审法庭。全体公民都可担任陪审员。梭伦规定,除杀人犯外,对任何罪犯不得处以死刑。每一个人对其他任何人的罪行都应告发。不关心国家事务的公民应剥夺其选举权。这些改革都是为了把人们从狭隘的氏族、家族圈子里解放出来,让他们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梭伦准许没有子女的人把财产留给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朋友。这实质上是进一步肯定私有财产权,否定氏族制度的残余。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后世,梭伦素有雅典“民主之父”的声名。但梭伦本人决不是民主派,他在政治改革上走的是“中间路线”,只希望在贵族政治的旧体制上增加一些民主色彩。以一方面减轻人民的不满,一方面抑制一下氏族贵族的骄横;最终目的是提高发财致富的工商业奴隶主的地位,他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不过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后来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对于雅典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有深远的影响。

梭伦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对雅典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梭伦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从而为雅典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击了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与氏族贵族势力,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梭伦改革改善了

广大平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广大平民摆脱了沉重的债务奴役和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增强了雅典的国力。总之,梭伦改革使雅典调整了社会关系,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梭伦改革后一个世纪,雅典终于以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奴隶制国家出现于世。

但是,梭伦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又奉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因此梭伦改革又有一定的局限性。经过改革,雅典的氏族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氏族制度的残余和氏族贵族的势力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平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所改善,但是平民最迫切的重分土地的要求没有满足。梭伦建立按照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的制度,也只是以富豪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广大下层公民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对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梭伦在自己的诗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梭伦的态度是“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他还说,他“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亚里斯多德指出,梭伦是“以仲裁者身份,代表每一方与对方斗争,而后劝告他们共同停止他们之间方兴未艾的纷扰。”“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以达到公民集体的团结,这是城邦形成时期阶级斗争的一大特点。在梭伦的言行中,这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表现得很典型。虽然他认为如果“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但是他

的同情心主要是在有权势的人们方面。所以他的诗中一再说到“抑制人民”、“必须责备人民”，要使人民“好好追随领袖”。他明确地说，他不愿“让君子与小人”“享有同等的一分沃土”。

梭伦的改革并不能完全消除公民集体中的深刻矛盾。广大平民要求进行更多的民主改革，而氏族贵族则力图恢复失去的财产和权力。因此，梭伦改革既遭到贵族的反对，又得不到平民的全力支持。在完成所许诺的改革之后，梭伦离开雅典，出国旅游去了。以后，雅典的阶级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庇西特拉图及其僭主政治

“从云端里降下暴风雨和巨大的冰雹，
紧跟着耀眼的闪电将出现震耳的霹雳。
于是民主的城邦在强者的暴力下覆亡，
无知的人民沦为了独裁者的奴仆。”

梭伦曾预言庇西特拉图建立僭主政治将给雅典带来灾难。有一次，雅典广场正在举行公民大会，梭伦手执长矛和盾牌冲进会场，对着人群大声疾呼：“雅典人，我比那些没有识破庇西特拉图诡计的人聪明，比那些虽然识破诡计，但由于胆怯而保持缄默的人勇敢，起来吧，同庇西特拉图作斗争……”梭伦多么希望雅典人理解他，听从他的忠告，在民主政治的大道上继续迈进呵！

可是，梭伦的一次次忠告，都没有被雅典人所接受。庇西特拉图在雅典纷争的政治旋涡中如愿以偿，登上了僭主的宝座。

庇西特拉图出身于雅典古老的名门望族，是梭伦的表弟。

公元前 565 年前后,他曾率领雅典的军队,在同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的战斗中占领了麦加拉的港口尼塞亚,战功卓著,名声大增。

当时,雅典社会风风雨雨,政治斗争长期不止。长期的纷争使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分别结成了三个政治集团:代表平原地区氏族贵族的平原派,企图恢复旧制度;代表沿海地区工商业奴隶主的海岸派,拥护梭伦改革;代表山地农牧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山地派,则不满足于梭伦改革,要求重分土地。庇西特拉图是山地派的领袖。

庇西特拉图答应帮助穷人,对敌对各方采取温和克制的态度,因而赢得了雅典人的信任。有一次,他故意弄伤自己和他的骡子,然后赶着车进了市广场,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宣布,他的敌人企图在他驱车回乡的路上把他杀死,而他刚刚逃脱了敌人的毒手。他要求公民们给他一支卫队,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都手执棍棒伴随着他。雅典人同意了他的请求。公元前 560 年,庇西特拉图利用这支卫队,占领了雅典卫城,第一次成为雅典的僭主。

“僭主”一词,古希腊文的原义是“主人”、“统治者”和“国王”,并无贬意,后来才演变成专指凭借武力而不是通过选举建立的个人独裁。

由于受到平原派和海岸派的反对,庇西特拉图的地位并不稳固,曾先后两次被逐出雅典。为了卷土重来,他在色雷斯经营银矿,积累财富,招募雇佣军。公元前 541 年,庇西特拉图攻破雅典,重建了僭主政治。

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庇西特拉图没有陶醉在僭主梦